

說錢

文／邱七七

諸多顏色中，我愛紅色。旅行時，行囊中總有幾件紅衣服，它在綠色天地裡很搶眼，拍攝風景照時同伴們爭相邀我入鏡，頓成熱門人物；年紀一把了，猶不忘塗脂抹紅，以增添一些神采；俗稱紅包的紅封套，抽屜裡總藏著一疊沒有使用過的，雖然裡面空空，但只看那紅通通的顏色就透著愉快；此外如家居的拖鞋，我也選擇大紅的。

這款港貨紅拖鞋，不是真皮，穿來卻舒適又合腳，大紅的鞋面上有金線牽繡出的一朵粉紅色玫瑰，鮮艷亮麗，多年來品質與樣式始終維持一貫，只是價錢略有調高，現在每雙180元。年前請大女兒替我買了12雙，歸還墊款時有鄰居在座，她詫異為什麼買那麼多，知道是專供客人使用，又問為什麼買那麼貴的。

她隨口問問，卻引起我在有關工作上許多話題。

客人來，先在玄關換上進屋的拖鞋，這是日本人在台灣留下來的東洋習俗，蓋因日式和室地上鋪的是可坐可臥的榻榻米，換鞋才能保持清潔，現在雖然已易榻榻米為地板，為清潔著想，一般家庭仍將脫鞋換鞋視為當然了。

就怕來往的客人多，必須多備拖鞋。「多」便牽涉到質與量的問題：不是數量不夠，就是或髒或舊，或大大小小各式雜陳，難配成雙；主人慌亂，客人穿也不是，赤腳也不是；我家客人多，對客人穿的拖鞋，素不敢輕忽。

我喜歡朋友來家裡玩，就要讓他們來了覺得稱心愉快，即所謂的賓至如歸；朋友也真喜歡來我們家，因為受到尊重又不受拘束，

每次都是賓主盡歡，預約下一次的聚首。這裡面沒有什麼訣竅，無非用一點心機和一點錢而已。

錢，誰不會用，幼稚園的小朋友也會拿5元錢去買一根棒棒糖；錢，天天都在用，開門七件事，那一件不用錢，用錢就像呼吸，是最自然不過的行為。但專攻運動醫學和老人健康的醫生卻指出：一般人的呼吸方法都不正確，無論呼與吸，深度皆嫌不夠。至於個人平日用錢，雖然不須專家指導，但自己似可作更慎密的思考與剖析，看自己的用錢是否得當，是否需要作些調整。

與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相似，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，就是俗語所說的金錢萬能和金錢萬惡；無論為善為惡，皆在一念之間，所以用錢不都是買棒棒糖那樣簡單。

再以拖鞋為例，有人極考究生活用品，吃的穿的，務求上乘，對腳下的拖鞋，卻不十分在意，馬馬虎虎能拖就好；另一種是自己穿用，不惜高價，至於旁人，便宜就好；這兩種心態不都值得商榷嗎？

錢是流通證券，只進不出、只賺不用都不足為取；為什麼大家喜歡錢，因為錢能滿足慾望，用錢之中有快感，但其中也藏著認識與大愛；用在自己身上固然有滿足感，與朋友共享，以及賑貧濟苦，雪中送炭，不也是一種用法，其中也隱含著快樂嗎？

我有一句自認很有創意的話，即賺錢難，用錢也難。賺錢難大家都知道，但如何使錢用得有意義、得體，乃至於漂亮，您想過嗎？